

16.02

开封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87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目 录

冯玉祥将军是怎样培养干部的	宋聿修 (1)
河南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概况	罗震遗稿 (33)
解放前河南省田赋和捐税的概况	王竹亭 (40)
河南河防局——河务局的十七年 (一九一三——一九二九)	黎椿寿遗稿 (45)
清末民初河南省立工厂的变迁	闵 锋 (57)
关于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的见闻	张仲鲁遗稿 (62)
河南教育经费独立的始末	荣典岑 (77)
开封公立中学的流变和学派角逐概述	高韦伯 (84)
一九三一——一九四八年河南体育界 分布情况简介	戴利修 (102)
中国国民党开封市(县)党部简记	王华农 (108)
民盟地下河南支部在创建时的一页	张四德 (121)
河南开封天主教总修院始末	孟紫萍 (125)

豫剧教师赵青和	晨 风	(145)
河南八旗会馆和八旗	陈雨门	(153)
开封边村庙会	高秀峰	(160)
开封妓女解放的前前后后	冯荫楼	(163)

〔 补充、订正、勘误 〕

隐蔽以后	孙文青	(173)
《 开封出版的报纸简介 》补充	王文周	(174)
《 六·二学运中一组场景 》订正	丁 力	(175)
《 旅汴同乡馆钩遗 》的订正	冯荫楼	(176)
第四辑勘误		(177)

〔 补 白 〕

冯玉祥将军军歌一首		(32)
八旗制度		(152)
悼念罗震先生	陈之华	(120)

冯玉祥将军是怎样培养干部的

宋 聿 修

一九一四年（民国三年），冯玉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，成为陆军部直辖的一个独立单位，照他自己的说法是“从此有了独立的团体”，这就对内部有了用人的权力。一九二一年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，冯玉祥升为师长。此后接连担任陕西及河南督军各几个月，一九二二年冯将军被调为陆军检阅使，他把部队扩编为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，已有三万余人。一九二四年秋，他发动了“首都革命”之后，队伍又有较快发展。到了一九二五年初，他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，已有四个师，八个独立旅，两个骑兵旅，一个炮兵旅，计有十万人以上（不包括国民第二、第三军）。此后队伍继续扩充，到了一九二六年春天，已编为十一个步兵师，两个骑兵师和一个炮兵旅，共达十五万人左右。

一九二六年秋，国民军被奉、直、晋各派军阀的联军打败，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。冯将军“五原誓师”以后，重整旗鼓，把部队编为七个路，仍有十余万人。一九二七年五月，进军中原以后，一方面收编了一些原直系部队，一方面充实了嫡系部队，共编成九个方面军，大约有四十万人左右。一九三〇年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，爆发了中原大战。结果阎冯失败，国民军土崩瓦解，所余部队都为蒋介石所收编。

从一九一五年第十六混成旅成立时起，到一九三〇年国民军失败瓦解为止，总共经历了十六年，冯玉祥的部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十万人，所需要的干部是相当多的，干部的来源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冯玉祥清朝末年在二十镇时期的同事和朋友们。当第十六混成旅成立时，冯氏曾说：“有了这个团体的存在，使我能够很自由的把滦州革命时代的朋友，重新集合在一起，企图继续那时的革命精神，同恶势力继续奋斗。”以后陆续来第十六混成旅的张之江、鹿钟麟、宋哲元、李鸣钟、张树声、邱斌、郑金声、石敬亭、韩复榘、李忻等等，都属于这一类。这些人以后都成了国民军的高级骨干分子。

（二）陆续吸收来的国内外军事学校毕业人员。如刘郁芬、蒋鸿遇、刘骥、门致中、熊斌、曹浩森、秦德纯、郑大章、李兴中、张克侠、何基沣、吴锡祺、张维藩、张樾亭等等，都属于这一类。但当时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生不多，到国外学军事的留学生更少，能到冯玉祥的部队里来的为数有限。而且他对干部要求过严，待遇又低，有些人受不了冯氏的约束，来看看又走了，所以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。

（三）自己培养的干部。如第十六混成旅时期办的模范连（学兵队），陆军检阅使时期办的学兵团，西北边防督办时期办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和以后办的军官学校，都属于这一类。国民军的各级军官，大多数是这样培养出来的。

（四）由部队士兵中择优提拔起来的。因为一九二二年以后，冯将军所带的部队发展很快，自己培养的干部仍不能满足需要，不得不由士兵中择优提拔干部。为了使这些行伍出身的干部具有必要的知识和能力，冯氏又办了一些教导队、教

导团等项教育单位，轮流抽调这类干部，施以军官补助教育。

（五）挑选部分青年干部，保送到国内外大专学校深造，以培养中高级干部及其他专门人才。

冯将军通过以上几种途径，使他所属部队的各级军官能够保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。本文打算以他所办干部养成教育为重点，把他培养干部的一些办法，分别简要记述于后。

一、模范连及学兵队：

一九一四年十月，在西安正式编成了第十六混成旅，冯玉祥就感到迫切需要培养一些好的干部。他在《我的生活》中写道：“在长安驻军的时候，我开始感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，干部分子良莠不齐，而好的干部尤其不够，这使我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”。

“为了担负我所憧憬的使命，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，实在是刻不容缓的。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要求之下，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。”

这个模范连先后办了四期。第一期是一九一四年冬天成立的，当时以李鸣钟任连长，韩复榘、过之纲、宋西翰等任排长，石友三、葛金章、李团沙等当班长。由部队挑选了一百多名粗通文字的新兵来当学兵。其中有后来成为名将的吉鸿昌、冯治安、梁冠英、高树勋、孙桐萱、田金凯、曹福林等等。教官则由旅参谋长宋子杨、团长何乃中、参谋蒋鸿遇、刘郁芬等担任。在冯将军亲自督导下进行训练。学术科教育颇为认真。一九一五年五月，第十六混成旅奉命入川，该连随旅部行动，一面执行任务，一面进行训练。至

一九一六年由四川开回廊坊时，该连学兵已陆续分散到各部队，补充军官缺额。

一九一六年下半年，又在廊坊成立了模范连第二期。由韩占元、刘郁芬、李忻等相继担任连长。邱斌、张之江、鹿钟麟、吴景南、薛笃弼等兼任教官，学兵也是由新兵中挑选的。一九一七年秋天，随部队开到浦口。一九一八年初，第十六混成旅新编了一个第三团，需要干部很多，该连学兵都被调去当干部了。

一九一八年六月，第十六混成旅开到湖南常德驻防，又成立了模范连第三期。由石友三、程希贤、刘玉山、李照坤等相继担任连长。学兵仍是由新兵中挑选的，共计二百五、六十人，分为六个排，计步兵三排，机关枪兵两排，炮兵一排，由刘骥、门致中、刘郁芳、石敬亭等兼任教官。一九二〇年冬季，随军开回河南信阳，这时大部分学兵又分到各部队去当干部了。

一九二一年初，冯玉祥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，又派人到河南的沈丘，安徽的蒙城，山东的菏泽等地专门招来有高小以上程度的一批新学兵，成立了学兵大队。分为两个连，每连三排，每排三班。以冯治安为大队长兼第一连连长，张自忠为第二连连长，教官仍由刘骥、门致中、刘郁芬、石敬亭等兼任。这年夏天，随军开到陕西咸阳，不久，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十一师，大部分学兵又分到各部队去当干部了。这时虽然改称学兵大队，性质仍与前几期模范连相同，可以算是模范连第四期。

模范连各期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大体相同，其中以在常德所办的第三期，环境比较安定，训练时间较长，教育内

容也比较充实，本文打算以该期为例，记述如下。

模范连的教育内容，可以分为精神教育、学科教育、术科教育、文化教育、生产教育五个部分。

（一）精神教育

精神教育是冯玉祥培养干部和训练部队的重点所在。也是他不同于当时其他军队的主要特点。其内容有精神讲话、精神书、军歌、战阵一补、义勇小史、告往助来篇、血书、心苑、新旧约全书、简明军律等项。

精神讲话是以讲话的形式进行精神教育。冯玉祥本人和他的主要军官们，经常轮流对模范连作精神讲话，教育官兵守纪律、爱百姓、爱国家等等。

《精神书》是冯玉祥为了官兵进行精神教育而作的一本小册子，其中分为道德精神、爱国精神、军纪精神三部分。共八十余条。每条都是“格言”或“语录”式的几句话。例如《道德精神》中，有一条是：“有过必改，过则无惮改，人非圣贤谁够无过，过而能改复于无过。”《爱国精神》中有一条是：“古今英雄经百战而不死，非是怕死乃是真不怕死”。《军纪精神》中有一条是：“军纪森严，不分亲疏，如魏绛伐戎，罚及晋君之弟。孙武教战戮及吴王之姬。此佐名将之所以战胜攻取也。”这些东西，官兵都要朝夕诵读，会背会讲。

军歌是冯玉祥练兵的主要教材之一，其中有一部分也以精神教育为内容。计有早起歌、吃饭歌、新兵歌、爱百姓歌、服从歌、悔改歌、爱惜光阴歌、战斗精神歌、国耻歌等等。这些军歌也印成小册子，官兵人手一册，经常读，经常讲，经常唱。

《战阵一补》一书，取材于历史故事，如田单守即墨的

故事，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等等。共一百五十余段。

《义勇小史》是摘录历史人物的义勇故事编成。如荆轲刺秦王，周处除三害等等。

《告往勗来篇》是把第十六混成旅历年行军作战积累的经验教训，用故事体裁编成，作为以后借鉴。

《心苑》是摘录曾国藩等人著作中关于教育子弟修身作人的一些言论编成的。

以上这几种小册子，官兵都须经常讲读，并要求做到背诵和默写，并时常分别问答和考试。

基督教的教义，在当时也是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，每个官兵都发有《新旧约全书》和《颂主诗歌》，要求时常阅读和歌唱。每星期日，官兵都须参加“作礼拜”。听牧师们讲“圣经”。经过相当时期的教义教育之后，大部分官兵都领了“洗礼”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。当时冯玉祥被人称为基督将军，他的部队也称为“基督雄师”。他常常对人说：“中国人信基督教的可以分为三派，一是吃教派，二是持教派，三是用教派，他就属于用教派。”他说：“圣经上许多教训，使我觉得深可宝贵。许多爱人如己，舍己济人的教义，都使我深受感动。我认为这些都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资料，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宣传，必受绝大教益”。（见《我的生活》）

《简明军律》分为战时简明军律和中时简明军律两种。每种有若干条，例如平时简明军律中，有“打骂百姓者枪毙”，“奸淫妇女者枪毙”，“抢劫财物者枪毙”等等。战时简明军律中有“违抗命令者枪毙”，“临阵退缩者枪毙”，“携械潜逃者枪毙”等等。也是人手一册，时常讲解背诵。

冯玉祥把这些多种多样的教材，灌输到官兵的脑子里，使部队风气良好，军纪整肃，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良好军队。

（二）学科教育

模范连的学科教育，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，筑垒教范、野外勤务、陆军内务等为主，在学完了这些课程之后，再教一些基本战术，应用战术和简易测绘等课程。但冯玉祥对于成本的典范令等书并不重视。他说这些书都是八外国书翻译过来的，是“喝了洋墨水的书，”与中国军队的实际不尽符合。所以只在讲堂上由教官讲一遍，并不严格要求弄通记熟。加以学兵文化水平较低，有些东西也不容易听懂记住。

为了适应官兵文化较低这一特点，冯玉祥编了一些有关典范令要点的一些军歌，也可以算是学科的主要内容。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三大军歌。即《战斗动作歌》、《射击军纪歌》、《利用地物歌》、还有《站岗歌》、《步哨歌》、《山地行军歌》、《夜行军歌》、《夜战歌》、《夜间袭敌必胜歌》等等。对于这些军歌，每个官兵必须会唱会讲。在进行术科教练时，多半是按照这些军歌的要求来进行。

此外，冯玉祥还编有《步兵操典问答》、《野外勤务问答》及《军士勤务》等书，把典范令等书中的要点用问答形式写出，使学兵容易记住。在进行术科教育时，作为参考。

（三）术科教育

术科教育包括制式教练、战斗教练、行军、宿营、筑垒教育、体操、劈刺等项。冯玉祥练兵，重视制式教练，他认为整齐严肃的军容，是军队精神状态的具体表现。但当时的制式教练，并不是按照操典的规定和要求来做，而是按照他自

己所规定的要求来做。例如立正姿势，在他的部队里叫“拿身法”，要求眼睛瞪的又大又圆，腹部要尽力里收，胸部要尽力向外挺。又如“步法”的长度，抬腿的高度，行进的速度，两臂摆动的姿势等，也都和操典规定不同。人们把它叫作“冯玉祥的胳膊，冯玉祥的腿”。至于“枪法”，如举枪、托枪、背枪、枪放下等等动作，都要求叭叭作响，迅速有力，节奏分明。阅兵式和分列式经常演练，充分表现出他的部队的特殊风格。

在战斗教练中，比较重视单人战斗，主要是按照“三大军歌”的要领反复演练，务求每个士兵都能切实掌握这些要领。冯玉祥总结了一种“三讲七做教育法”：

首先由教官讲解要领（一讲），次由教官做示范动作（一做），再由学兵学做一遍（二做），然后由教官讲评（二讲），再由教官做一次示范动作（三做），学兵再学做一遍（四做），教官再讲评一次（三讲），再做一次示范动作（五做），学兵再做一次（六做），最后再由学兵复习重做一次（七做）。他认为只有这样反复讲，反复做，才能真正学会记熟。

至于班、排、连的战斗教练和各兵种的联合演习，也都依次进行演练，但不如单人战斗那样重视。

在行军驻军教育中，最重视行军力的锻炼。每天早起后，都要练习跑步大约一小时。几乎每星期都有行军演习，士兵携带全付武装及水壶饭包风衣等，负重约三、四十斤，开始一日行程数十里，以后逐渐增至一百四、五十里、最后连续行军数日，要求无一掉队者。至于战备行军，行军警戒，驻军警戒等，也结合“站岗歌”“步哨歌”等进行演练。

“射击教育和筑垒教育也都相当重视，但因当时子弹比较缺少，所以实弹射击练习较少。

体操和劈刺是冯玉祥练兵的重点之一，练习铁杠又是重点中的重点。当时部队中有一首“练习铁杠歌”，头两句是“军人第一要习劳，铁杠必须日日操”。冯玉祥认为军人要有很好的臂力，而练铁杠是增强臂力的最好方法。他要求每个士兵至少要学会所谓“三大套”即曲伸上，摇动转回和倒立下，有些人还学会打车轮和倒踢下等项动作。因为冯玉祥提升干部时，都把铁杠作为考试的主要课目，所以士兵都起早睡晚积极练习。跑拦阻、劈刀、刺枪、打拳等等，也是每天必练的科目。当时驻军常德，为了适应南方行军作战的需要，还普遍学习游泳和划船。

（四）文化教育和生产教育：

因为模范连士兵文化水平较低，所以在这里也进行文化教育。当时编了一册《军人读本》，其中选取古今文章一百余篇，古文多选自战国策、国语、左传、古文观止等书，今文则选自梁启超等人的著作。这本书列为学兵的必修科目。此外，还有数学、英文、日文等、学兵可以自由选修。

在模范连还设有小工厂，进行生产劳动教育。内分织袜子、织毛巾、缝衣服、编制竹器、雕刻石器、印刷等科，每个士兵至少学会一样生产技能，以便退伍可以谋生。

在第十六混成旅时期，冯玉祥用以上方法，前后培养了六、七百名干部，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成了国民军的高级将领。其中比较优秀的当上了方面军大员，较差的也当上了师长旅长。他们虽然文化水平较低，但由于读过《义勇小史》、《战阵一补》、《军人读本》等书，在对部队讲话时，也

能引经据典，讲的有声有色，使生人听起来，很象个有学问的人。

二、学兵团

一九二二年，冯玉祥当河南督军兼第十一师师长的时候，他为了培养数量较多、质量较高的干部，特在河南及鲁西、皖北各地招收了一千多名学兵，成立了一个学兵团。其中多数是中等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，文化程度较高，

学兵团初成立时，由冯玉祥自兼团长。中校团副为石敬亭，少校团副为张自忠。团部以下，有步兵一营，骑、炮、工、辎各一连。张自忠兼任步兵营长，白凤仪为营副，第一连连长为鲁崇义，第二连连长为戴藩周，第三连连长为千履中，第四连连长为李克昌，骑兵连连长为颜世荫（以后继任的有武宝善、张骏），炮兵连连长为辛海岑，工兵连连长为汪益静，（以后继任的为叶德学）辎重连连长为康守信。在开封成立不久，由于冯玉祥被调为陆军检阅使，该团即随部队开到北京南苑。

一九二三年初，学兵团开始了有计划的教育训练。这时在团部设立了教育处，以张循尹为教育副官，计划按保定军官学校教育内容进行军官养成教育。当时陆军大学第六期新毕业的张维藩、张樾亭、郑大章、樊展杰等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来的吴锡祺、杨耀东等，以及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李文田、赵寿山、严肇轩、石振纲、陈宏澜、李野兰、徐廷瑗、徐延玠、胡维屏（伯翰）、王国璜、何基沅、张寿龄、李树椿、付同善、王静波、董振堂、边永博、李兆英等，都到冯

玉祥部队来工作，其中大部分都被派到学兵团当教官或当排长。因而学兵团的教育阵容，可谓人才济济，盛极一时。在南苑严格训练了将近两年时间，基本完成了教育计划所规定的内容。冯玉祥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发动“首都革命”之后，部队有较大扩充。这批学兵就分派到各部队去当干部了。

一九二五年初，冯玉祥到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之后，又招收了一千多名学兵，成立了第二期学兵团，作为督办署卫队旅的第一团，以鲁崇义为团长，张骏（知行）为第一营营长，尹瀛州为第二营营长，侯益振为第三营营长，三个营都是步兵，连排长多半是上期学兵团毕业的。这时没有专任教官，学术科教育都由连排长担任。以后参加了天津战役和南口战役，学兵伤亡不少。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开到绥远，即以该团为基干成立了国民军第十二师。这一期实际与一般部队差不多，没有认真进行有计划的干部教育。

学兵团第一期的教育条件是相当优越的。因为：第一，冯玉祥的部队当时驻在首都北京及其附近，而社会上对他的部队舆论甚好，因而吸收教育人才比较便利。第二，当时环境比较安定，进行教育训练的时间较长。第三，学员一般具有中学文化程度，接受教育能力较强。因此教育进行比较顺利，效果也较好。

精神教育仍然和模范连一样，是该团的教育重点。模范连进行精神教育的那些教材，在这里同样受到重视。另外，还把《曾胡治兵语录》一书，列为必修科目。

学科教育也相当重视，当时有一批国内外军事学校毕业的专任教官，分别讲授典范令和四大教程。但由于精神教育内容复杂，占用时间较多，使学科教育的复习和作业受到一

定的影响。

学兵团的术科教育，主要由连排长负责教练，一般仍沿用冯玉祥的要求进行训练。因为是驻在首都附近，不断有人来检阅或参观，所以对于制式教练，严格追求形式上的整齐雄壮。战斗教练一般有教官临场指导。为了预期将来在长城内外山地作战的需要，以及适应部队较差和弹药较少等项特点，因而比较重视以下几项教育：

第一、比较重视节省子弹的教育。对于目测距离、据枪、瞄准、利用地物等项动作经常练习，并提出“敌人不到三百米以内不放枪”，“瞄不准敌人不放枪”，“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”等项口号。但因子弹较缺，实弹射击演习较少。

第二、重视行军力的锻炼。当时在南苑营房周围，用土垒成一圈假山，每天早晚围着假山跑步，跑上跑下，练习很长时间。还常演习行军，由近距离逐渐发展到远距离，最远到一百数十里。并且连续长距离行军。

第三、比较重视筑垒教育。除了时常练习挖掘战壕，构筑阵地，提高士兵作业能力以外，并于每年冬季，在冰天雪地中，利用暗夜作筑垒比赛。

第四、比较重视夜间教育。夜间紧急集合，夜间旅次行军，夜间战斗行军，宿营和驻军警戒，夜间战斗等项目，都演习过多次。

第五、重视劈刺教育。打拳、刺枪、劈刀等都是每天必须练习的科目。对于盘杠子、跑栏阻、跳远、跳高等项运动，也都经常训练。冯玉祥常用“艺高人胆大”来勉励官兵。

在文化教育方面，团内设有国文、数学、英文、日文、俄文、蒙文等班，学兵可以任意选修。

学兵的生活及学兵团的管理：

学兵的衣食完全由部队供给，四季服装和鞋袜都按时供应。主食主要是粗大米和小米，节假日可以吃到白面。每人每月发零用钱一至二元，每人发给一个针线包，拆洗缝补都由自己来做。内务和卫生特别重视，住室内设有枪架、鞋有鞋架。各种物品都按规定放置，整齐划一。营、连长随时抽查内务和个人卫生，如不清洁，即受惩罚。厨房、厕所等处的卫生尤其注意，虽在夏天，也不许有一点臭味和一个苍蝇。

生活紧张也是学兵的一个特点，学兵每天从早到晚，没有一点空闲时间，除了正式出操、上课、集体自习以外，其余时间都要用来练铁杠、打拳、劈刀、刺枪。星期日虽不出操上课，其实较平日更忙。上午要整理内务、打扫卫生、礼拜、听训话，下午要擦拭武器。

三、西北陆军干部学校

一九二五初，冯玉祥就任西北督办的时候，他的部队已经扩大到十几万人，并且占有北京、察哈尔、绥远、甘肃几个省区地盘。由于连年队伍发展太快，对于军事干部的需要更为迫切。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，可以胜任参谋工作的人才更感缺乏，当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，革命潮流日益高涨，各派势力的斗争更趋激烈。冯玉祥为了在这场斗争中继续保持和壮大自己的实力，更感到吸收和培养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，实为当务之急。恰好在这年五月，上海爆发了“五卅”惨案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

情，尤其是青年学生，认识到赤手空拳不能打倒帝国主义，于是便产生了“投笔从戎”的迫切要求。冯玉祥便利用这一大好时机，在北京和张家口两地招考学生。成立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。当时报名投考者十分踊跃，前后共录取学生约七百人左右，其中大学毕业或肄业的占三分之一，中学毕业的约占三分之二，只有少数是中学肄业的。这批学生来自全国各地，其中以河北、湖南、四川人最多，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湖北、广东等省次之，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陕西、甘肃等省人都有，还有一部分蒙古人和朝鲜人。

校址设在张家口上堡都统署对面的旧营房里，一九二五年七月间就正式开学了。初开学时，校长是陈琢如，教育长是陈凤绍，他二人都是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，都是福建人。学生分为六个队，计步兵三队，骑兵、炮兵、工兵各一队，每队三个分队，每分队三个班，每班十二至十四人。队长是少校级，分队长是上尉级，班长由学生中推选。开始时，陈琢如校长想把这个学校办成象保定军官学校那样的正规军官学校，所以他选派的队长和分队长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，教官则主要聘请陆大毕业和曾在外国学过军事的人担任。但过了没有多久，冯玉祥认为上述办法与他培养干部的要求不尽符合，便由学兵团和手枪团调来一批军官，担任队长和分队长，原来保定军校毕业的队长和分队长，一律改任教官。经过这番变化之后，这个学校的教育就纳入了国民军的传统轨道，和过去的模范连和学兵团基本上一样了。这时，步兵第一队队长为孙长波，第二队队长为李克昌，第三队队长为郭道培，骑兵队队长为李致远，炮兵队队长为康维智，工兵队队长为尹瀛洲。各兵科设主任教官一人，步兵科为周礼。